

金石萃編

掃葉山房發行
唐駝署

金石錄

卷之五

古書

金石萃編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漢十三

開憲長韓仁銘

碑存上載高六尺九寸廣三尺八寸八行行存十九字額題漢循吏故開憲長韓仁銘十字篆書後方刻金趙秉文跋又刻李繼能跋李天翼等題名並正書今在榮陽縣署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西司

隸河南尹校尉空閭典統非任素無績

勲宣善仁前左聞憲經國禮和政得

中有子產君子下尉表上遷槐里令除書

未到京奉短命喪身為下祀則祀之王制

之禮也書到郡遣吏召少牢祠下勒異行

勳厲清惠召埕其美豎石託成表言如津

下口口十一月廿二日西河南尹君丞

臺謂京寫下口口墳道頭託成表言會月

世曰如津令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尉之地榮陽令李集

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

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庚

亦能支天其或者為李庚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

晦有若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庚埋沒於荒煙艸棘中得為礎為礧乎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然自古賢達埋光雖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庚之名託此召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彥題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尚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壟中閱千載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薜口口而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輔之疎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目一邑為卑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需然有及物之意行見口口褒口踐揚口口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獻能

正大六年八月 日奉政大夫榮陽縣令李天翼再

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口 石匠王福

右開憲長韓仁銘此其移下河南尹之令牒也法以上表下宜稱名故曰韓仁焉又銘者論其德善而明著之者也刊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矣雖其文

辭不叶于聲詩固無害其為銘也

金石圖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金哀宗正大五年崇陽令

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

康熙間修 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

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為可恠也

盧舟題跋

此碑金正大中出土而明時如都元敬趙子酉 本

朝如顧亭林顧南原輩按輯古碑殆遍此碑近在京

索間絕無知之者至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近乃

遍粥於世矣 漢書地里志後漢郡國志皆作聞熹

劉寬碑陰河東郡聞喜作熹與此碑同史記周本紀

無不欣意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熹師古曰熹讀

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碑本作熹二字

音義同 充卒短命即不幸短命也鄙闕頌莫禾創

楚不作禾此又因禾而變之與充字無異說文幸字

本作希其大下著羊者音達漢隸多借用之曹全碑

不牽早世是也廣韻短同短逢盛碑命有悠短郭究

碑不牽短祚皆同 碑末云如律令此三字蓋漢人

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

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

載漢破羌檄皆有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絕少

金石存

碑以熹為喜末為不短為短罕為罕牽為幸王任中

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 碑自歐趙洪婁以來

皆不著于錄吳山夫

牛空山始為摹圖而失

跋皆有泐字矣

兩漢金石記

右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金正大中崇陽令李天翼

得之京索間土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

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刊於碑之左方漢世重吏治而

仁在聞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之也仁自聞熹

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既

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

石以旌其美于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

意亦可尚已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

歷榮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終右警巡使

潛研堂金石文政尾

仁既遷槐里遂遭隕歿尹河南者猶表其墳道如此

宜乎吏治之競勸也河南尹君丞攷百官志尹下丞

一人不見有君丞之文唯陽朔元年銅雁足鐙銘亦

列君丞則君丞自前漢已有之豈亦如令丞長丞之

謂與漢時郡符下移縣屬如朱博傳口占檄文並言

如律令今道流符咒襲用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府文書爲之故爲附著于此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四行行二十字額二行殘闕止存從銘二字篆書今在鄢陵縣孔廟

君諱宙字周牽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
走佐師尹赫赫之盛固以爲氏吉甫相周
宣勛功有章文則佐頌武襲猗狄二子著
詩列于風雅及其靡孫言多也事景王載
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揆支利涼僂或
居三川或從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
趙地爲鉅鹿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仕甄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潁川者家于僞陵
克續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驪會稽
太守之曹富波侯相之孫守長柱今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忉
忉于鄉黨文多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
秋經傳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
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
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
爲榮卑官不以爲恥舍純履軌秉心惟常

京夏歸德軍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佐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胃奔走載勛經紀本朝優勞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名光夾走萬祀不泯

右碑近日鄢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鄢陵劉劭以詒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

金石史

豫州從事尹宙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

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

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金石文記

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尹尹故云出自有殷也崧高詩註云尹官氏也風

石

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

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

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歟

金石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爲氏此以官爲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曰言多子心子心名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儂流儂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僞陵僞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僞陵師古注僞音偃本從人後漢書作鴨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僞寫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銀文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二字並此又題額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百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下綽懸棺者此碑雖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

金石錄文錄

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爲豫州今

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

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爲磨滅耳

錄

顧寧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

鹿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

以位不福德福字爲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

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

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上尊號奏

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

盧舟題跋

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

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不敢爲此語矣

鮑琦辛集

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

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

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

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搨工但傳其

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額川人而言本

州知其爲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

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

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

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汴梁

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阿

八亦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

詔書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判宮所以彰聖恩重名教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于洧川蓋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公捐已俸購石輦來鄆類命匠刮磨將舍舊而新之旣而愔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一有所弗忍遂議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予以見公好古尙賢成此美事鄆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在鄆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二美得全寫之琬琰以永其傳皇慶三年春正月望日立石鄆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洧歲寒野人王克讓書丹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爲豫州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官時其額尙完也碑立於熹平六年四月金石文字記以爲四年誤碑以僞爲遷以僞爲鄆以類爲類勛力有章句驗石是力字諸家並作功誤也顧氏文字記又以僞作僞又抄寫之訛鉅饒郡饒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漢書省作鹿非饒之加金也顧氏所校刊廣韻本亦如此

兩漢金石記

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稱曾稱元而去孫字亦初例也云

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饒按史記秦莊襄王元年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潁川之與三川非一地矣漢初改三川爲河南郡而潁川則承秦舊未嘗以三川爲潁川也秦滅趙置邯鄲郡及鉅饒郡亦非漢初所分作碑者殆誤矣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饒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饒伯魏祐北史有鉅饒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爾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尙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卽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饒蓋由漢人亦未能免此此伯皆刊正之功所爲不可以已與

授堂金石跋

春秋遂滅偃陽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

詩小雅

菽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

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偃音

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

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案古
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

傳本古數字今亦讀作副古石琅玕

校官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後
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額題校官之碑四字隸書

今在漢水縣學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
□□□于□□□

功著斯金石界誄曰

漂陽長潘君諱軋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
楚大傳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之禮
有天子德之絕瑤髭克敵曰學典謨祖

講詩易副演與藝外覽百家衆儒挈聖抱

不測以謀秉高在之不屈私錫公即仕佐

上郡位既重孔武起蒼疾惡義形從風征

累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茲多獨窺息讎

歡履茲竹之廉蹈公儀之繁察廉除茲初

唐清肅賦仁義之風脩□□之迹蕃化放

厚岐周流愛雙學□□親臨寶晉進直退

隱帑政優優令儀令色獄鞫呼嗟之宛楹

癡叩肉之結聆孤頤去表孝貞節重義輕

利制戶六百省縣正繇不賈自畢百姓心

歡官不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

厘既宋安之復役三季惟泮宮之教反失

俗之禮構脩學官宗懿拾德既安且寧千

俟用張團豆用瞰發彼有的雅窗口開鍾

馨縣矣于肯樂焉乃他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華蒸貽我潘君平茲漂陽

彬文烈茲扶弱抑彊口口體雄流惡顯忠

咨疑元老師取他多脩學童嗣琢質繡章

寔天生德有漢埒興尚旦在管我君夸今

即此龜艾遂尹三梁永在支百民人所重

子子孫孫卑介熾昌

丞沛國銓趙勲字夢伯

左尉河內汲董並字公所

右尉臨重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佐吏名

戶曹掾楊淮

議曹掾李就

議曹掾梅檜

戶曹史賀口

巡塚位侯祖

至記史吳超

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鞠

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爲其長潘君

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

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

者周禮士以三耦射矧侯大射禮用干字尙且在昔

者似謂太公周公也碑以華爲黎卑爲俾從即從字廬即厲字當即垂字智即智還

即退林即野實即責字專即蔓字房即房字隸釋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

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

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

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易洪

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挈爲契輦爲黎卑爲俾樾

爲野賚爲責剗去其刀賢去其貝干侯與矧侯通尙

旦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尙有

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上斯字凡十有

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第三行

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

字衆之下是僞字退之下是愚字役之上爲復反之

下爲失此之上爲卽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爲闕又

如旣安且寧則以爲呂寧梅檜則以爲桓檜豈當時

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爲元貞是又以

名乾而傳會也禱承乏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

莎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

見於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尙俟

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

陰單禧謹識

碑在溧水縣學蓋溧水卽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

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

禧所爲而刻之者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

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子

文字者故備錄之

金蓮琳卿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穀阮君無

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古金石錄而獨

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後耳

山人續稿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

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

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

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

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瞻也才老時此碑未

出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錄之耳金石文

碑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卽位

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共三百八

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卽代統更朔之年

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爲

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日頌死曰諫而碑有其諫曰何

耶錄補深陽志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爲正

漢校官碑原在深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

深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

于水侵上掄仲遠之力也蓋相去已九百六十二年

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踏上必夢

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爲尉顧

此碑字多缺蝕以爲無用且厭人來觀呼隸史曾彥

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

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爲徙之縣圖作屋覆焉至辛卯

歲金陵守唐瑑作文一篇欲識石背遣匠來甫錢兩

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此說

見洪邁彝堅志其碑之靈異知自有據矣番陽洪景

伯爲之註釋至順間博士單禧始考訂而跋之因手

書洪氏釋文而附所補于後可謂有功于此碑之文

字者矣此碑本深陽潘君而碑今在深水學宮乃禧

所移置曾得之固城湖中固城今屬高淳縣皆本漢

深陽地也今三縣志俱載其碑文并禧跋予更索得

彼地友人揭寄數本同出較對中多同異碑乃麻石

其首有額直書校官之碑四字字下有圓孔可貫孔

下卽碑文首行缺十六字乃八十有七載□□于□

□□□銘工著較深水高淳二志所載原文補之今

碑又缺斯金二字矣深陽舊志以元卓爲元貞是因

其名乾而傳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深陽志

誤三行絕操深陽志作祖講深陽高淳二五行除曲

阿尉高淳志十行失俗深陽志十一行招德深陽

昭高淳志十三行皇慈三志皆十五行龜

艾深陽志後姓名梅檜深陽高淳二志時球深水高

作求 又考碑字形通刑禽作會孤作菰竊以爲漢碑

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

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

較覈其字跡兄遠道未能手模其文以訛傳訛豈能

更爲之考論哉

王著校官碑考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刻省其刀

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𠂔傷也六書略云

擣傷也禽姦猶卽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𠂔爲刻

也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爲賢字袁長碑優取之寵與

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昌黎詩押玲

瓏爲瓏玲參差爲差參後人但以用之自公不敢致

疑寔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倒用蒸黎

字以押韻 漢唐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陵於

隸釋云似倒用於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蒸同

左傳楚商臣立以潘崇爲太師此作太傅恐誤 王

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

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斯蠡下上羊牛甥舅孫

子女土京周家邦鼎鼎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

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

耳金石

都元敬跋云單禱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

字近日杭州汪氏刻本金薤琳琅跋云單君謂洪氏

所釋外不可辨者尙有二十七字卽隸釋所注爲闕

者是也單君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

今南濠乃以二十七字皆爲單禱所考定誤也方綱

按單氏釋文卽洪氏釋文然如以挈爲契一句今日

所行隸釋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

誤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据以存洪氏原本耳

若其所謂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邁

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功字則單亦沿洪

之誤釋爲工也稟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

禱今諦審是神字衆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儔汪

氏新刻又以爲儔今諦審是推字又弟三行單以爲

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爲卽汪以爲服今諦審

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

今諦審是修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

是復字與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爲外今諦審之非

外字也又呼嗟訛爲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金

石文字記引雲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

君之職爲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溧陽長而額題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弟子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頌其興學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濠又稱單福爲校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並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據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曰爲學官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卽此碑校官二字出處曲阜孔戶部誦孟云學典謨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是式字今並存之誦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數符然蔡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

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后王莽聖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莽合孺子嬰居攝凡十七年合更始二年爲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爲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三百七十三年若於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六年矣安得云三百六十六年乎且壬子是靈帝熹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云四百一十年而邕獨斷旣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立陳畱王爲帝則是獨斷之書成於初平時邕死於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壬子爲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爲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金薤琳琅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溧陽長壽元卓碑後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廳又云校官之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圖旣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圖經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溧陽志之誤而已洪景伯隸釋在元時當有善本卽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覺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寔多如垂之爲垂退之爲退

所之爲房豈復煩於釋乎至若厲之爲厲則碑本作
厲與正楷何別而蘭之爲蔓則又何待釋乎以愚論
之蘭字非蔓字乃蔓字也蓋蔓衍之義於勲字爲近
而是碑旅黎皆从艸是以知之也歐之爲賢洪所未
釋而彖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跋寶智因蒙下文从
省今按碑中歐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
鄒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 碑以前半叙事之
文目曰誄而以後半有韻之文目曰叙亦變例也靈
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
己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漂陽人頌其長潘乾構修學宮而作隋時割漂
陽西鄉置漂水縣宋南渡初漂水尉得碑於固城湖
中其後移置縣學碑遂爲漂水所有矣釋名誄累也
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
也誄本爲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雖亦累
德之詞然失其義矣說文歐堅也古文以爲賢字公
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歐疏云穀梁作賢蓋歐賢
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與左氏
同矣此碑親跋寶智師跋作朋皆从古文其書邊豆
之邊爲壓亦籀文之變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行云其誄曰錢少詹事云誄本爲哀死而作今
縣民頌其長而稱誄失其義矣予證以周禮太祝作
六詞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誄謂積累生時
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詞也疏此六詞者皆爲生人
作詞無爲死者之事是誄之名施于死生而通之殆
如考妣嬪可兼生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孔氏注云誄禱篇名說文引此作誄亦云禱功德以
求福從言藥省聲推之此碑吏民頌其生君於義固
無嫌哉碑稱布政優優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敷重
莫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注今文
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 碑首校官字東漢時縣
有校官已見金石文字記案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于
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蓋又在西漢時已
然 授堂金石錄

白石神君碑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三寸十六行行三十五字額題白石神君碑五字篆書陽文今在元氏縣
蓋間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
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報報以章施祈以
頌害古先哲王類帝祖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建立北域脩設壇屏所以昭孝息民

輯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參三
條之壹兼將軍之錦秉斧鉞之威體連封
龍氣通北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雨沾洽前後
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
抱損不求禮秩縣果有六名山三公封戴
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四丰三公守民蓋
高等始為無極山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
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
求依無極為比即見聽許於是遂開拓舊
址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
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絮其染盛百酒欣
欣燭炙芬芳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
伐陰地無蠹陽水無次氣火無灾燁時無
建穀物無害生用能光達宣朗顯融昭明
丰穀歲熟百姓豐盈累什且錢國果安寧
尔乃陟景山登崢嶸采靈石勒功名其辭

曰

巖巖白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
惟山降神髭士挺生濟濟俊乂朝野交盈

灾害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
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奢匪險率由舊章
華殿清閑肅雍顯相靈圖靈像穆穆皇皇
四時禋祀不愆不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
犧牲玉帛黍稷稻稂神降嘉祉萬壽無疆
子子孫孫永永蕃昌

光和六年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
令京北新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
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瑋祠祀
撤吳宜史解徽石師王明

燕元重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
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為火所燒

右白石神君碑篆額在真定靈帝光和六年立前二
年蓋高等授三公封龍靈山請于朝為無極山得法
食至是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復具白石本末求
依無極為比朝廷聽許遂開祔殿宇琢石勒碑其文
有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趙氏莫曉三條為何
語按尚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
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

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

融王肅皆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

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

接則岷非三條也穀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

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漢人分隸固

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

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晉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

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碑以番昌爲審昌
祐卽拓字 隸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

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

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

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

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

封龍無極共興雲雨養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

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尙書求依無極山爲比

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

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

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輓石神

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

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曝書亭集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

爲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本華

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

洛涇云云穀阮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之體南

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子意無極三公

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

崧嶽通商雒之語是卽此九山三條注脚也金石錄

康熙廿九年子宰深澤崑山司寇公搜訪名刻于無

極縣求此碑蓋因碑中有無極山語而顧亭林金石

記又云在無極縣徧尋久之不獲其他州邑亦絕無

知者疑此碑已亡三十年真定十州邑災余奉檄調

赴贊皇縣監賑抵元氏縣開化寺見後殿左側有一

碑其形如圭心異之急趨視乃白石神君碑也卽出

錢與元氏令劉君趣其掘揭此碑之顯寔自予始碑

云縣界有六名山攷本志三公山在今縣西七十里

封龍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據

碑在漢已名封龍志所記非是靈山在今縣西北三

十里無極山在今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漢立

無極縣于此縣以山名也今無極縣乃移在真定府

東六十里相距百八十里縣界又絕無山名存而建

置之意已失白石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山多白石故名舊有白石神君祠卽漢時立碑處也所謂六名山者止有五山其一山無攷其稱相縣者常山相南陽馬巡元氏令新豐王翊也元氏爲常山國所治首邑相得據縣請轉上其文於尙書也抑予有疑者無極山在常山國境內因山置無極縣而范史無極屬中山國子歷中山疆域皆在常山東北無極則在常山西南境中隔常山所屬之真定中山焉得越真定而轄常山屬邑然則元氏縣志漢置無極縣于此之語不知果何所據而其遷移向東又不知在于何時也兩漢書俱作毋極碑作無極今亦稱無極當以碑爲據碑額白石神君碑五字每字安一方空作陽文凸起與濟寧武榮碑同他碑所無其文殊古雅而用字典則如云開拓舊兆拓字徒各切音託字書張衣令大也張揖廣雅拓大也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拓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祚拓本是開拓之義如云火無災燁燁逞延切聞平聲國語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碑乃用此語如云登崢嶸嶸同嶸揚雄甘泉賦似紫宮之崢嶸亦可省作崢又云萬壽無疆卽疆字張公神碑畧界家靜呂君碑謹守畧易朱龜碑畧土

漢書王子侯表畧土過制與壇同永永番昌卽蕃字之省無極山碑草木番茂前漢書卜式傳隨畜牧番與此同又有云地無羶陽漢隸字源曰說文新魚精也左傳曰冬無伏陰夏無愆陽羶愆無通理此語未得其解錄之以俟博雅者

金石遺文錄

漢白石神君碑始見于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極縣寔未之見也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座鶴銘余遂裝而藏之後題名有元璽字元璽者前燕慕容儁年號也

楊寶鐵函齋書跋

碑文十四行空一行方刻銘又空一行書年及常山相長史丞尉掾史石師姓名共二行後空一行有燕

元璽二年題字

隸辨

隸釋云此碑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今按馬巡王翊等題名之後仍有隸字二行其一云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此碑重刻本有可攷燕公所收本偶無此字故但以書法定其時代然亦精于鑒矣又予細讀此碑并以三公無極二碑相比較恐此叙銘亦非漢人所作蓋其體輕而味淺亦無漢人蒼厚之致意厚碑已毀此亦元璽間人摹古爲之者非特其字爲重刻也然魏晉以後隸法

已壞此慕容時所刻猶能整齊如此 漢軼家釜斗

字作升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蚪昔人以其文

易混故改升爲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升五

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訛書鐫之過

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黍稷稻稂乃借稂莠之

稂爲梁也今本隸釋或書作糧非是

存金石

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石塞卽白石山

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

所立也河朔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

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爲漢刻無可疑

者其以爲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吳山夫乃云

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定其爲

重刻殊不知主簿下乃程疵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

亦傳會之甚矣吳又辨粟升五錢是斗非升以爲書

鐫之過不知石本寔是升字並非升也又挹損挹字

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 碑

末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二人稱名與字長史申

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

二碑不同蓋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後先詳

略耳卽如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

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界

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潢者誤置在

前因而誤以長吏頴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

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

陰上方之末一行璧神君璧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

上句萬字貫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

予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翦截裝潢正謂

此也又碑陰上層第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

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僖三十一年公羊傳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据此傳

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

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

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

及于千里据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是

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

不指雲矣

兩漢金石記

碑列名者八人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名字俱書

他皆名而不字別于守令也王翊樊瑋二人郡縣兼

書其三人書郡不書縣據史石師則郡縣俱不書洪